



从「换鹅书」说起

师卫华

东晋王羲之,无疑是史上最著名的书法家,他的《兰亭集序》可谓家喻户晓的千古佳作。据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说,王羲之有个奇特的爱好,特别痴迷于鹅。有位道士养了一群好鹅,王羲之见到后很喜欢,希望买下来。道士却说:“你替我抄写一份《道德经》,我便以鹅相送。”王羲之爽快地答应下来,抄好《道德经》后,高高兴兴换回了一笼鹅。这件事,在南朝宋人何法盛的《晋中兴书》中也有类似记载,区别只是《道德经》换成了《黄庭经》。

源于上面的故事,“换鹅书”或“换鹅经”作为典故流传下来,指高妙的书法作品;而“换鹅手”则指深有书法造诣的人。在“换鹅书”的基础上,还派生出了一个更有趣的典故“换羊书”。“苏黄米蔡”并称宋代书法四大家,苏轼的字深受世人追捧。据宋代赵令畤《侯鯖录》记载,黄庭坚曾跟苏轼开玩笑说:“从前王羲之的字被称作‘换鹅书’,韩宗儒(宋代官员)这个人生性饕餮(即特别贪吃),每次得到您的一张便条或书信,就去殿帅(宋代殿前司统制官的简称)姚麟那儿换上十几斤羊肉回来。您的书法可以叫‘换羊书’了。”苏轼听了捧腹大笑。

据说皇帝生日那天,韩宗儒还写来好几封信,并派人立等答复,寻思着得到苏轼回信,再多换些羊肉吃。身为翰林学士的苏轼,这时自然是公事繁忙,就对来说:“回去告诉你家大人,今天断屠(意思是没“换羊书”了)。”“换羊书”是个较冷僻的典故,但在前人诗词中也偶尔露面,例如清代蒋士铨有诗为:“多士共占连茹象,故人争乞换羊书。”就是用“换羊书”夸赞朋友的书法受人追捧。

据宋代郭熙《林泉高致集》说:“右军喜鹅,意在取其转项如人之执笔转腕以结字。”意思是王羲之(右军)好鹅,是因为鹅转动脖颈如同人转动手腕,因此可在鹅身上参悟运笔技法。郭熙的这种说法,就像唐代张旭说“闻公主与担夫争路,而得笔法之意;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”一样,意在触类旁通,似乎有一定道理,但这是否是王羲之爱鹅的真正原因,似乎还难成定论。不过,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:王羲之喜欢鹅,绝不像韩宗儒那样为了饕餮之欲。

据《晋书》记载:“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,善鸣,(王羲之)求市未能得,遂携亲友命驾就观。姥闻羲之将至,烹以待之,羲之叹惜弥日。”爱鹅的羲之只为看鹅,爱财的老妪却杀鹅款客。阴差阳错,令人哭笑不得。这也说明王羲之喜欢鹅,绝非为一饱口福,否则,就不会因老妪杀鹅而“叹惜弥日”了。



“聊”与“不聊”

杨仲凯

坐出租车时,司机和乘客常常马上能聊得火热。要是一路上两人没什么交流,那大概率是碰到了沉默的司机,毕竟在出租车上,司机往往是聊天的主导者。当然,也有可能是乘客本身不善于表达,或者至少有一方心情不佳。要是遇上外向的司机,乘客就算是再不想说话,可能也会你一言我一语地和司机聊起来。出租车司机为什么普遍爱聊、能聊呢?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空车行驶时太过寂寞,一旦有乘客上车,便想借着聊天打发时光。

两个人一起出差同住一个标准间,如果彼此不够熟稔,也容易陷入尴尬。比如一个人想聊天,另一个人却想写东西或看电视,或是单纯想安静一会儿,可兴致勃勃的一方完全看不出来,喋喋不休,这边还聊得起劲,那边已经撑不住要睡了,要不就是情绪很烦躁,出于礼貌不得不硬撑着。如果两人都健谈,又恰好有共同话题,那就好办了。只管放开了聊,哪怕聊个通宵,也没人觉得不妥。

如今双人标间的使用频率越来越低,人们渐渐发现:哪怕房间小一点,还是独立房间更合适,毕竟能互不打扰。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聊天、擅长聊天,更不是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想聊天。

不止住宾馆,在很多场合里“聊还是不聊”,都是个让人纠结的问题。就拿写字楼等电梯来说,电梯马上就来时,大多数人都会紧跑两步,

苏轼说,着力即差。说得再好。道法自然,是很对的,顺其自然,自然而然,但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太难。启功的书法,很自然,不装,但我们已经学会装了,忽然要不装,太难,而且痛苦。谢无量的字,天真烂漫,那是多高的境界。在成都遇见关于他的一册书,太贵,没有买,至今遗憾。

启功的书法

杨光祖

但有人却偏偏放慢了脚步。为什么呢?因为他忽然看见了领导或同事在前面,如果乘坐同一部电梯,免不了要寒暄。如果不想在这个场合聊天,再等一趟电梯便可完美避开。

如今常说,会聊天是一种能力,敢主动聊天是一种勇气。不想聊,或许会被说成是逃避,但“不想”就是不想,这是一种人生态度,也是每个人都有的选择权利。不过,装看不见而避开,还是显得消极了一些,况且同事关系还是应该尽量搞好,在乘电梯这段时间里聊上几句,沟通思想和感情,交流信息,其实也是很好的机会,合理地利用了时间。

聚餐或是开会座谈时,不少人总爱往后坐,避开主桌和显眼位置,专挑不起眼的角落坐。这样一来,能少些寒暄客套,落得自在安静,吃完饭或开完会就能直接走人。但也有人心气儿高,或是一心求上进,聚餐时要是没摆座位牌,总会主动往主桌、里边的位置挤。他们心里可能在想:自己也不差,凭什么不能坐得靠前些?于是他们主动和他人搭话,哪怕对方未必热络,他们也会释放热情。在他们看来,为人热情总归没坏处,讨喜的概率总比冷漠要大。

如果实在不想聊天,其实也有办法:向对方报以礼貌的微笑,再随口说两句客套话,通常对方也就识趣地不再搭话了。当然,人和人不一样。有些人就是看不出眉眼高低,哪怕你困得睁不开眼,甚至都打起了呼噜,他还能在旁边眉飞色舞地说个不停。

聊,还是不聊,这确实是个人生难题。其实不必为难自己,想聊就聊,要是不想聊,索性就别聊了。

启功的书法,尤其行楷,真是高不可及。即便几页草稿,都让人爱不释手。我黑白打印下来,闲暇即恭临,日渐深入,感觉不仅笔墨讲究,结体更是变化多端,变而愈美。从没有重复的线条,相互错落,又彼此照应,就如恋爱中的男女,每一个动作都自然、深情。如果有这样的真迹一页,那真是无上的幸福。

十辆车甚至更多,大家都在抢这15分钟。

他们的作品以龙卷风著名,但最走红的却是另一段视频。

有一次他们预想的龙卷风目标未能出现,考虑到很多粉丝在等待消息,就发了一段12秒长的视频:画面中,一只熊妈妈在高速公路上救她的小熊。

那天在高速公路行驶,镜头中忽然闯入了一只小熊。小熊刚跳下隔离带,熊妈妈随即出现了。她趴在隔离带左右观察了两下,确认安全后,迅速叼起小熊,快速离开了高速公路。

没想到这段视频一下子冲到热门网站首页,点击过百万。他们连日接受采访,熊妈妈的故事上了世界各地的新闻。

无数的镜头在追逐,在捕捉,最好的,却是那些出其不意闯入的镜头。

聊天分很多情况和场景:情趣相投的朋友、热恋的情侣,总是有说不完的话。在社区中心的凉亭里,或是村庄暖洋洋的墙根下,人们“侃大山”“摆龙门阵”,是信息互换,是情感交流,更是生活方式。

聊天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,得两个人或一群人凑在一起才能聊得起来。如果只有一方想聊,另一方就难免陷入尴尬:人家那么热情地搭话,不回应好像说不过去,哪怕自己正身体不适,也得强撑着热情接话。可话不投机半句多,很多时候双方节奏对不上,最后就成了尬聊。还有些聊天更像完成任务,比如那种“再聊十块钱的”陪聊,本质是为了排解寂寞;或是业务场合里的“陪客户”,往往得找能说会道的人才能胜任。

如今科技发展,聊天早已跳出了面对面的场景,手机和网络成了新的聊天阵地,“聊天记录”也成了日常词汇。有人能隔着屏幕聊到天亮,随时随地都能开启对话;可也有人一开口就“把天聊死了”。其实聊天既是情感的自然流露,也是一种情商的体现,有的人就是天生“会说话”,总能对对话轻松又愉快。

网络新词语

AI口音

王锦辉

“AI口音”是当下热门的网络流行语,特指AI语音合成(TTS)自带的标志性语调,因辨识度极高,成为全网玩梗的对象。AI口音的特征是语调平直、情绪平淡、咬字机械,还常伴有奇怪停顿、模糊鼻音以及类似非母语的韵律,让人一听就能分辨出这并非真人发声。

目前,AI口音在日常生活中常见于短视频配音、导航播报、虚拟助手交互等场景。网友们不仅喜欢用它制作趣味配音,还会在社交媒体上模仿AI口音拍摄视频。随着这类模仿AI说话的视频广泛传播,“AI口音”一词也迅速走红网络。

家中的书房里,一位学者西装领带,正襟危坐。此时他正通过视频连线,与一家媒体进行访谈。

三岁的女儿突然推开书房门,摇摇晃晃走到爸爸身边。不一会儿,一个幼儿坐着学步车也滑了进来。随后,孩子的母亲匆忙走进来,麻利地带走了两个孩子。

父亲略显窘迫的表情连同这段视频,在网上迅速走红。有网友留言:“能在严肃的场合看到点温情真好,别在意,你的孩子很可爱。”

后来大家才知道,父亲当时正对着电脑摄像头,小女孩以为爸爸正在和远方的长辈通话呢。平时她就经常这样,撒娇道:“我也要长辈说话!”

有位国外摄影师,专拍龙卷风。他组建了3

闯入镜头

莫小米

人团队,驾驶一辆名为“闪电”的皮卡车,车身上外装了18个摄像头,奔赴北美龙卷风多发地。两年时间,他们行程25万公里。

“闪电”非常坚固,子弹打不穿,即便翻几个滚,车里人也依然安然无恙。但龙卷风变化诡谲。有一次正准备拍摄,龙卷风突然膨胀,整体移动速度每小时70多公里,他们的皮卡车左右摇晃,一瞬间,四轮离地两米高,落地时已经翻到了路边沟里。

为什么要这么冒险?因为他们必须在15分钟之内拍摄制作完毕发给媒体,过了这个时间窗,即使质量再好,也只能作废。拍摄现场往往有

